

# 沈从文

## 选集

SHEN CONG WEN XUAN JI

第一卷

散文

四川人民出版社

I217.2  
109  
:1

沈从文选集

第一卷

散文



B 030288

责任编辑：金 平

封面设计：陈世五

**沈从文选集·第一卷**

---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5.25 插页7字数313千  
1983年5月第一版 1983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

书号：10118·668 (平装)定价：1.75 元



作者一九八一年在北京

詩人志在扶危，即水聲聲，不辭跋涉，苦還為之。  
暇暇，山裏高天，大抵近于，曉曉，明由，年所。  
春：九旅人，既頗有年，好。清琴聲，一曲，注酒，再  
酌，則，偏，依，序，山，古，堆，竟，果，里，人，生，世，亦，非，實，生。  
誰去，昔年，兩賢，不，并，世，者，保，子，秋，名，佳，詩，教，人，民。  
人，民，熱，愛，你，所，以，果，能，公，國，由，者，以，行，吟，索。

起，金，都，口，而，此，一，條，者，山，多，難，未，末，勿，個，起，如，村。  
上，重，有，可，張，甚，望，勢，甚，奇，亦，不，值，來，京，天，官，道。  
澄，清，山，徑，緣，山，松，竹，多，多，葉，重，托，郭，洞，洞，烟。  
波，百，不，項，來，昨，多，系，蒼，友，讓，此，成，據，誠，我，沉，吟，久。  
聲，故，聲，勢，同，語，信，之，母，難，一，而，主，湖，心，至，七，海，也。  
舟，子，州，致，錦，繡，所，以，金，都，口。

八十年七月沈從文六二四作

作者手迹

# 出版说明

《沈从文选集》共五卷。

第一卷：散文五十二篇。包括《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等几个著名散文集的全部作品；

第二、三卷：短篇小说六十四篇。这是作者从他二十年代末期至四十年代末期所写的大量短篇中精选的代表作品；

第四卷：中篇小说六部：包括《神巫之死》、《一个女剧员的生活》、《阿黑小史》、《边城》、《雪晴》和《长河》等脍炙人口的佳作，均写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四七年间；

第五卷：文论五十八篇：包括《废邮存底》、《烛虚》、《云南看云集》、《序言、题记及其它》和《中国现代作家论》等五部分。

---

# 序

承四川人民出版社好意，要为我过去旧作印行几本选集。我离开文学创作转入历史文物研究工作已三十余年，国内几家出版社近年也正在准备为我出些选集（湖南的已于去年年底出书），其实内容大致相同。目前我本职上还有一些杂务在身，顾此失彼，精力已不大够用。因此把这件繁琐工作，委托了专攻现代中国文学的凌宇同志。凌宇同志认真读过我大量作品，理解它们的成败得失，治学态度十分客观严谨，编选工作由他来做，我认为是非常合适的。

选集初步计划出五卷。其中散文一卷，小说三卷，（短篇二、中、长为一），文学评论及其它杂论一卷。这样，不单单归创作，连同评论杂文也部分收入，已算得是个比较齐全的选本。

六十年前，当我还是个二十岁的青年，我如何就毅然离开湘西土著军队，从边远荒僻山城，来到这百万人居住的北京开始从事写作，我走过一条怎样崎岖曲折的道路，艰辛地

慢慢掌握了手中一支笔，我对文学创作的看法以及我的写作态度，这一切，在我过去几个集子的题记序言中已多次谈过。如《边城》题记，良友出版的《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湘西》题记，《长河》题记，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从文短篇小说选》题记。此外，关于这个选集第一卷散文选，在我去年为戴乃迪先生英译我作品写的《散文选译》序中，对当时写它们的动机和社会环境背景也做了较详细说明。要说的基本上都已说尽，在此就不再重复多所赘言了。

从 文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日





# 次

## 从文自传

|                      |    |
|----------------------|----|
| 我所生长的地方.....         | 3  |
| 我的家庭.....            | 7  |
| 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  | 10 |
| 辛亥革命的一课.....         | 24 |
| 我上许多课仍然不放下那一本大书..... | 32 |
| 预备兵的技术班.....         | 44 |
| 一个老战兵.....           | 49 |
| 辰州.....              | 54 |
| 清乡所见.....            | 61 |
| 怀化镇.....             | 65 |
| 姓文的秘书.....           | 73 |
| 女难.....              | 78 |
| 常德.....              | 87 |
| 船上.....              | 93 |

|             |     |
|-------------|-----|
| 保靖·····     | 98  |
| 一个大王·····   | 105 |
| 学历史的地方····· | 119 |
| 一个转机·····   | 124 |

## 湘行散记

|                    |     |
|--------------------|-----|
| 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   | 133 |
| 桃源与沅州·····         | 142 |
| 鸭窠围的夜·····         | 150 |
|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     | 158 |
| 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 | 166 |
| 辰河小船上的水手·····      | 178 |
| 箱子岩·····           | 188 |
| 五个军官与一个煤矿工人·····   | 195 |
| 老伴·····            | 202 |
| 虎雏再遇记·····         | 210 |
| 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     | 219 |
| 滕回生堂的今昔·····       | 230 |

## 湘 西

|               |     |
|---------------|-----|
| 题记·····       | 241 |
| 引子·····       | 247 |
| 常德的船·····     | 253 |
| 沅陵的人·····     | 263 |
| 白河流域几个码头····· | 277 |

|                |     |
|----------------|-----|
| 泸溪·浦市·箱子岩····· | 285 |
| 辰谿的煤·····      | 295 |
| 沅水上游几个县分·····  | 300 |
| 凤凰·····        | 311 |
| 苗民问题·····      | 328 |

## 余 篇

|              |     |
|--------------|-----|
| 街·····       | 333 |
| 昆明冬景·····    | 337 |
| 云南看云·····    | 343 |
| 水云·····      | 349 |
| 绿魇·····      | 387 |
| 白魇·····      | 413 |
| 黑魇·····      | 421 |
| 一个传奇的本事····· | 433 |
| 新湘行记·····    | 461 |
| 天安门前·····    | 469 |
| 春游颐和园·····   | 473 |

# 从 文 自 传



# 我所生长的地方

拿起我这枝笔来，想写点我在这地面上二十年所过的日子，所见的人物，所听的声音，所嗅的气味，也就是说我真真实实所受的人生教育，首先提到一个我从那儿生长的边疆僻地小城时，实在不知道怎样来着手就较方便些。我应当照城市中人的口吻来说，这真是一个古怪地方！只由于两百年前满人治理中国土地时，为镇抚与虐杀残余苗族，派遣了一队戍卒屯丁驻扎，方有了城堡与居民。这古怪地方的成立与一切过去，有一部《苗防备览》记载了些官方文件，但那只是一部枯燥无味的官书。我想把我一篇作品里所简单描绘过的那个小城，介绍到这里来。这虽然只是一个轮廓，但那地方一切情景，却浮凸起来，仿佛可用手去摸触。

一个好事人，若从一百年前某种较旧一点的地图上去寻找，当可在黔北、川东、湘西一处极偏僻的角隅上，发现了一个名为“镇筵”的小点。那里同别的小点

一样，事实上应当有一个城市，在那城市中，安顿下三五千人口。不过一切城市的存在，大部分皆在交通，物产，经济活动情形下面，成为那个城市枯荣的因缘，这一个地方，却以另外一个意义无所依附而独立存在。试将那个用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作为中心，向西方展开，围绕了这边疆僻地的孤城，约有五百左右的碉堡，二百左右的营汛。碉堡各用大石块堆成，位置在山顶头，随了山岭脉络蜿蜒各处走去；营汛各位置在驿路上，布置得极有秩序。这些东西在一百八十年前，是按照一种精密的计划，各保持相当距离，在周围数百里内，平均分配下来，解决了退守一隅常作暴动的边苗叛变的。两世纪来满清的暴政，以及因这暴政而引起的反抗，血染红了每一条官路同每一个碉堡。到如今，一切完事了，碉堡多数业已毁掉了，营汛多数成为民房了，人民已大半同化了。落日黄昏时节，站到那个巍然独在万山环绕的孤城高处，眺望那些远近残毁碉堡，还可依稀想见当时角鼓火炬传警告急的光景。这地方到今日，已因为变成另外一种军事重心，一切皆用一种迅速的姿势在改变，在进步，同时这种进步，也就正消灭到过去一切。

凡有机会追随了屈原溯江而行那条长年澄清的沅水，向上游去的旅客和商人，若打量由陆路入黔入川不经古夜郎国，不经永顺、龙山，都应当明白“镇筸”是个可以安顿他的行李最可靠也最舒服的地方。那里土匪的名称不习惯于一般人的耳朵。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

无悔无扰。农民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商人各负担了花纱同货物，洒脱单独向深山中村庄走去，与平民作有无交易，谋取什一之利。地方统治者分数种：最上为天神，其次为官，又其次才为村长同执行巫术的神的侍奉者。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每家俱有兵役，可按月各自到营上领取一点银子，一份米粮，且可从官家领取二百年前被政府所没收的公田耕耨播种。城中人每年各按照家中有无，到天王庙去杀猪，宰羊，磔狗，献鸡，献鱼，求神保佑五穀的繁殖，六畜的兴旺，儿女的长成，以及作疾病婚丧的禳解。人人皆依本份担负官府所分派的捐款，又自动的捐钱与庙祝或单独执行巫术者。一切事保持一种淳朴习惯，遵从古礼；春秋二季农事起始与结束时，照例有年老人向各处人家敛钱，给社稷神唱木偶戏。旱暵祈雨，便有小孩子共同抬了活狗，带上柳条，或扎成草龙，各处走去。春天常有春官，穿黄衣各处念农事歌词。岁暮年末居民便装饰红衣傩神于家中正屋，捶大鼓如雷鸣，苗巫穿鲜红如血衣服，吹铎银牛角，拿铜刀，踊跃歌舞娱神。城中的住民，多当时派遣移来的戍卒屯丁，此外则有江西人在此卖布，福建人在此卖烟，广东人在此卖药。地方由少数读书人与多数军官，在政治上与婚姻上两面的结合，产生一个上层阶级，这阶级一方面用一种保守稳健的政策，长时期管理政治，一方面支配了大部分属于私有的土地；而这阶级的来源，却又仍然出于当年的戍卒屯丁。地方城外山坡上产桐树杉树，矿坑中有朱砂水银，松林里生菌子，



山洞中多硝。城乡全不缺少勇敢忠诚适于理想的兵士，与温柔耐劳适于家庭的妇人。在军校阶级厨房中，出异常可口的菜饭，在伐树砍柴人口中，出热情优美的歌声。

地方东南四十里接近大河，一道河流肥沃了平衍的两岸，多米，多桔柚。西北二十里后，即已渐入高原，近抵苗乡，万山重叠，大小重叠的山中，大杉树以长年深绿逼人的颜色，蔓延各处。一道小河从高山绝涧中流出，汇集了万山细流，沿了两岸有杉树林的河沟奔驰而过，农民各就河边编缚竹子作成水车，引河中流水，灌溉高处的山田。河水长年清澈，其中多鳊鱼、鲫鱼、鲤鱼，大的比人脚板还大。河岸上那些人家里，常常可以见到白脸长身见人善作媚笑的女子。小河水流环绕“镇筴”北城下驶，到一百七十里后方汇入辰河，直抵洞庭。

这地方又名凤凰厅，到民国后便改成了县治，名凤凰县。辛亥革命后，湘西镇守使与辰沅道皆驻节在此地。地方居民不过五六千，驻防各处的正规兵士却有七千。由于环境的不同，直到现在其地绿营兵役制度尚保存不废，为中国绿营军制唯一残留之物。

我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小城里，将近十五岁时方离开。出门两年半回过那小城一次以后，直到现在为止，那城门我还不曾再进去过。但那地方我是熟悉的。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